

从人类生存危机，回溯文化源头，反思艺术创作

一、人类生存危机

面对全球的疫情，少数人自知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35亿年的生物面前，不是“万物之灵”，只是入侵者。而对地球来说，人类也只是一种破坏地球生态的病毒。地球若“打个喷嚏”或“发个烧”，通过海啸和火山来自愈，“人类文明”这历史一页就会像恐龙时代一样翻篇了。人到了必须深刻思考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时候了。新冠病毒给了人类一个暂停键，同时给了我们内观和修正的空隙。“敬天”，“真实地活着”，回到一种最原始的真实存在。

二、反思人类文明

人类，自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提出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、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以来，到工业革命人类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，核、生化的危机，人工智能将消灭原生物种，元宇宙讲替代我们的阳光和大地，这是人类快速“自我膨胀的自毁之路”。

美国“民主”灯塔的幻灭，价值标准再思考，世界权利中心分散。社会动荡撕裂的背后更深层的危机，是人类事物公共性的瓦解。百年未遇之大变局，正在界碑前，去思考其背景和未来。回到人作为人，艺术作为艺术的最本源、最公共性的问题后，再思考艺术创作的其他问题。

三、艺术创作的几点思考

Face to face艺术项目从97年到今天，从画身边的杭州满觉陇村民开始，到新疆，西藏，甘肃的山的最深处画当地的村民，那是离大地和天最近的人。在十多年前开始在埃及和中亚文明起源的地方创作，之后持续在意大利米兰、威尼斯、博洛尼亚、西西里，德国波恩、哈根，法国，比利时，瑞士，蒙古，中东，南美，

非州的十多个城市驻地创作。面对面画国家领导、美术馆馆长等名人，在威尼斯双年展、库里蒂巴双年展驻地项目，美术馆机构展览。24年来，千件作品，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痕迹结晶。24年同一题材同一尺寸同一技法，正面面对面的肖像创作，相对日新月异的当代艺术，这个是修行式的工作。这已经不同于以前历史上的肖像画的意义，是世界观的表达，创作思想来源于上古的世界观和老庄思想。希望对这个快速发展的单行道上的当代艺术，来一个停顿，来一个回溯，来一个内观，脱离横向单项度思考，进入一个纵向维度超越。

首先，思考艺术的原始意义，在艺术史中寻找定位

1、回溯中国文化源头，回归世界共通的原初秩序。

艺术的起源与人类起源是同步的。有专家说，巫术是中国独特传统的核心根源。巫术礼仪活动中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舞蹈是对自然界虔诚的直接表达。

艺 (yì) 的原初意义，先看看同音同源的几个字：

一：《说文解字》讲：“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。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”“一也者，万物之本也”（《淮南子·诠言》）。

医：“醫”，古作“𠄎”，“古者巫彭初作医”，医和巫一起，达成天地人和的纠偏的方法。

易：《易经》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，大道之源。

艺：古作“𡇗”、“藝”，种植草木，是草木崇拜。草木植根大地，枝叶向阳向天，是天地的造物，天地间的链接，天地对悟的直接通道。“艺”我认为是艺术家天地观的感性直接的表达。纯粹表达时，天地人就链接就合一，表达纵升呈现。

我几乎所有创作源泉都来自于上古天地观和老庄思想，认为创作就是艺术家和天地相关照，与宇宙相晤谈。心灵独运，凝神忘我，生命流淌，宛若天作。以达完满的、自在的、内省的、再生的天地观，回归世界共通原初秩序。这就是“道”，是本源，是公共性。

2、不是现代艺术

艺术肖像是艺术家天地观的载体，就如同中国文人艺术家的山水和塞尚的苹果，艺术创作是艺术家世界观感性的直接表达。肖像画作为“肖像画”已经没有意义。那么，为什么选择画肖像画？人脸是人的信息直接的载体，如脸书、人脸识别系统。肖像画是西方艺术史上谈论的大部分内容，也是自考学以来美术课堂的大部分课程。选择创作肖像，不是选择主题的思考，而它就存在，是老庄式的不选择的选择。

摒弃了现代艺术中构图、透视、结构、色彩的形式讨论美，指向达通天地的大美。我的肖像画，不是现代艺术中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肖像画。从向外表达表现而向内后达“无我”的零度表现，“庖丁解牛”式的物我两忘。我不会主动和别的艺术家拉开，在主动拉开的过程中，就陷入了另一种对形式的追求。把美术史上所有的前者，那些被割裂的东西全部都打包在一起，成一个整体，整体地去看。它不会否定某一者，但在内核上可能和某者有很大的差别。比如梵高和德国表现主义不同画家，他们关注自己作为艺术家主体的感情的表达，是向外不是向内的；苏丁和弗洛伊德，这些画家都比较在乎对象的生动性和潜意识，是身心分离的不是合一的；刘小东，超高才情和社会问题的敏感度，反而成了升华的阻力。

3、超越当代艺术

二十四年如一日（1997-2021年），跨越欧美亚非拉，修行式面对面各民族肖像写生创作，似乎不变的题材、尺寸、构图、技法，这在当下艺术界是个个案。

所画模特同时包含总统、馆长、难民等，意义在于消解每个生命个体执着，超越种族、移民、身份、等社会问题。十方一切众生相，无我相，人相，众生相一切皆虚妄。二十四年如一日的、如参禅般的面对面的写生，其实就是对当今信息时代、对专利式快餐文化的一种发问。

二十四年，千件作品，是跨越时间空间的劳作痕迹的结晶。越过了当代艺术中的re-, post-, 不是横向平面的日新月异的转换。用整体的自觉之力、无目的的意义，超越当代艺术局部的批判和解构，恢复其内在原动力。

信息极大过剩的时代，我们不需要几十年前猎奇式的创新。从互联网的虚拟，回到公共性的重建，面对面的肉身真实，有温度的感召，真实心灵的回归，追溯源头的反思，和纵向维度的超越。

4、对艺术史的整体反思，对所谓的“人性理性光辉”的反思。

艺术史的代代相传，中国魏晋到明清至今，一路下滑，不知有没有触底，这是“人法人”的结果。西方反思自古希腊、文艺复兴、印象派、当代艺术至今放大人性理性光辉的艺术。当“人法人”，人的自我放大时，艺术的所谓“表现力”提升，媒介更新，内容的丰富，但离艺术的源初越来越远了。

去伪存真，去伪“人为”，需回归孩童般的上古天真。人法地，地法人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当艺术家主体“我”个体隐退时，如埃及、中世纪，一些不知艺术家名字的历史，塞尚晚期、贾克梅蒂、莫兰迪；西汉前，八大、弘一、黄宾虹晚期；这才是人类艺术最高峰的作品，才是通“道”的作品。

5、作品最终指向

通过肖像画，让模特自己和天地宇宙进行原初映照，反观自己，来归复人类理性秩序于天然生命的自由秩序，重获完满的、自在的、内省的、再生的精神。从画面回观自己，进入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深度思索，回到本真状态，获得一种新的原初动力。连接自下而上的天道法脉，是与天地宇宙晤谈的工具，也是内观修行的道场。整体宇宙和我们整个面孔整个身体生命个体，无漏无量的天人合一。自我反观的途径，是以有察觉力的纯粹体验归复人类理性秩序于混沌自由的秩序，是进入通天地的当下自在，是唤醒生命的终极圆满。

达到这个境界是没有方式和步骤的，但是它还是有几个前提。首先它需要把对象中外在的、附加的、已有的、主观的成见放下，对物不作分析的了解，要直接纯粹地从当下所感受到的事物里去找，使其成为自身的东西。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，包括认识的欲望和主动表现的欲望。耳止于听，心止于符。以此为前提，才有可能打开个人生命中的障壁，与天地万物的生命融为一体。去找寻其屏蔽了，人作为人，最原初感知天地的能力，拒斥人类理性的干扰，挣脱认知的束缚。历史上艺术有通过喝酒、吸毒、性挣脱束缚。但更有通过“坐忘”，恢复觉知，来通达自由之境。用暂停或“退步”来反思单行快车道上的人造时代。

老庄思想起步的地方，不曾把艺术作为追求的对象。他的体认本无心于艺术，但不期然地又归于具体艺术中升华上去的。老庄的“道”，是创造宇宙的基本动力，但我出发点和归属点仍旧会落在特征各异的面孔之上。超越，“道”都是由具体的艺术活动升华上去的。有一切的超越精神，都是从能见、能闻、能触，一时一地、自用自成而来。这种超越是内向的、纵向的，在形式上不是显而易见的。画一个面孔就是通过个人特征的具体形象构建一个新的世界，这更体现多样性和整一性之间的共生关系，归同了异，无同无异。超越是棒喝，

是一跃，是纵向提升，是高维思考。人对宗教最深刻的要求，在艺术中都得到了解决。它是一种整体直达事物内部的自足圆满，与宇宙相通感，通向无尽之境。

童雁汝南于2019年，后修改